



美国司法部扩大对波音公司刑事调查

□ 本报记者 王卫

日前，波音公司因1月5日发生的客机门塞(内嵌式应急门)掉落事故正接受美国多个机构的调查。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对波音的刑事调查正在扩大，相关调查可能影响波音公司与司法部2021年签署的延期起诉协议。

安全事故频发

当地时间1月5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9型客机起飞后不久发生事故，机舱侧面一处门塞脱落。调查人员检查后发现，4个本该将门塞固定到位的螺栓缺失。事故发生时距离该客机交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仅约两个月。随后该公司查出多架波音737 MAX9型客有机舱螺栓松动问题。

这次事故开启了波音“混乱的一年”。此后，从2月6日至3月15日，接连发生至少5起安全事故，包括方向舵踏板卡住、轮胎脱落、“空中急降”、轮胎爆炸、机身外部面板缺失等。3月9日，曾爆料波音飞机氧气系统严重缺陷的波音前员工巴尼特之死也引发舆论猜测和质疑。

回溯过往，波音737系列客机已发生至少22起事故。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分别发生空难，总计346人遇难，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8型客机。

针对以上事件，2021年1月，美国司法部对波音公司提起相关刑事诉讼，并与其达成延期起诉协议。波音公司同意支付超过25亿美元的罚款和赔偿，并承诺进行充分合作，按要求实施合规和改进计划，延期起诉协议于2024年1月7日到期。波音公司需要向美国司法部证明其已遵守协议规定的义务，司法部将作出评估，决定是否免于起诉。如果波音公司在此期间犯下任何联邦重罪，或未能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司法部有权决定继续推进相关诉讼。

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运营的波音客机门塞掉落事故发生在延期起诉协议到期前两天。美国司法部认为



图为1月6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发生事故的波音737 MAX9型客机停靠在美国波特兰的一处维修站。
新华社发

波音公司违反延期起诉协议，波音公司将可能面临起诉。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珍妮弗·霍门迪表示，司法部正在继续对波音公司进行相关审核。

媒体援引相关文件和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司法部对波音的刑事调查正在扩大，其已与该航班部分机组人员和乘客取得联系并开展询问。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这样的案件中，司法部进行调查是正常的。公司正在全力配合，并且不认为我们是调查的目标。”波音公司和美国

司法部都对该消息拒绝置评。

陷入争议漩涡

针对多架波音客机发生安全事故，有业内人士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以及本应对波音行使监管职责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美联航)。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近日经调查发现，波音公司的员工在去年秋天拆除了用来固定涉事应急舱门的螺栓，在飞机离开波音工厂之前

并没有重新把螺栓装上。珍妮弗·霍门迪称，该委员会在过去几个月中多次要求波音公司提供一些重要文件和信息，但波音公司没有提供。

波音公司对此回应称，调查初期，公司已向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提供了舱门专家等波音员工的姓名，应最近提出的要求，公司已提供全部人员名单。“如果应急舱门拆除没有文件记录，就没有文件可以共享。”

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和文件，发送传票，并召集西雅图大陪审团进行调查。报道称，传票寻求获取与波音公司及其机身供应商势必锐公司有关的文件和通信，以及涉事客机使用的“门塞”信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联航发生了多起安全事故，但是长远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波音及其与美联航的关系，是有关审查、政府监督、质量控制等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旅行编辑彼得·格林伯格说。

纪录片《波音的致命缺陷》显示，涉事机型从诞生起就有着浓厚的竞争压力色彩。2011年，空客推出了能耗更低的新机型A320neo，并与美国航空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这笔订单是该航司与空客十几年来的第一笔订单。在此压力下，波音紧急启动了新机型的设计计划。

据参与这一工作的波音前员工透露，波音高管一直向工作人员施压，要求“多快好省”地设计新机型，并一直试图减少成本，减少新飞机的变化以简化飞行员训练差异，让新机型尽快推出。而本应对波音行使监管职责的美联航，却将部分安全检查工作授权给波音员工，使得很多问题被掩盖。

这揭示了波音客机事故频发的背后是一系列系统性原因，包括竞争压力、培训不足和监管缺陷。

揭示制造困境

受困于频繁发生的安全丑闻，波音公司高层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据路透社3月25日报道，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戴夫·卡尔霍恩当天发表声明称，他将在今年年底前辞职。此外，波音公司表示，波音民用飞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坦·迪尔将退休，波音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斯蒂芬妮·波普将负责斯坦·迪尔目前的工作。

阿联酋航空公司总裁蒂姆·克拉克表示，要解决问题，波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程技术领导团队，再加上一个优先考虑安全和质量的治理模式。

综合航空行业分析师和波音前雇员的说法，波音的高级管理层常常将工程师排除在外，在斯蒂芬妮·波普接任首席执行官后，她在备忘录中对员工表示，波音公司将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管理团队将寻求工厂工人的反馈以帮助改善运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认真工作，以建立信任并改善我们的运营。”

路透社称，此次高级领导层的变动为波音持续数周的动荡画上了句号。不过，一些投资者担心，这次管理层改组不足以解决波音公司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

克拉克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次换帅能否解决波音的问题。不幸的是，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鉴于美国司法部正在扩大刑事调查，克拉克建议波音应该尽快采取一些“打破局限”的行动。

波音前高级经理埃德·皮尔逊表示，要改变这种文化很难，员工需要感到受到重视和支持。

波音安全事件是美国制造业每况愈下的一个缩影，一些外媒也对美国其他制造领域表示担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造船业萎缩让美国焦虑。(西雅图时报)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分析了美国“再工业化”努力面临的挑战，此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文称，美国基础设施状况也不乐观，现有设施基本建成于20世纪60年代，如今许多设施已进入使用寿命末期。

专家称，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不应继续为构筑“小院高墙”。否则，即便吸引了部分先进制造业回到美国，也是无法“把根留住”的短视之举。

日再修《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施方针

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

□ 本报记者 苏宁

据日本媒体报道，3月26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禁日本与美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新型战斗机向第三国的出口。在此基础上，当天日本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施方针，对新型战斗机出口作出了具体规定。自去年12月底以来，日本短时间内连续两次修改法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有日本媒体认为，战斗机是杀伤性武器的代表，解禁战斗机出口标志着此前“严格限制武器出口”的日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

进一步解禁武器出口

在此次修改中，日本能够直接向第三国出口的武器仅被限定为正在与美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新型战斗机，暂未放宽至全部联合开发武器。出口对象国被限定为与日本签订有《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协定》的国家以及向日本承诺武器不用于侵略的国家等，但须经内阁会议批准。不在出口范围之内。目前日本政府已敲定的出口对象国为15个，除联合研发国美国和意大利外，还有美国、德国、印度、菲律宾等。此外，在实际进行出口时，除按照现有程序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查外，还需经内阁会议批准。

有日本媒体认为，尽管修改设定了种种限制条款，但新增联合开发成品武器出口项目的突破意义重大。而且，此次修改还规定，今后如涉及其他联合开发武器

的出口问题，只需与日本执政党进行事先协商。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也公开称，如果今后有新的联合开发武器需要出口，只需在实施方针中追加和走程序审批即可。

对于此次解禁出口的新型战斗机“暴风”，日本从2022年12月开始与美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作为日本F2战斗机的替代机型，计划于2035年开始部署。据称“暴风”战机属第六代机，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及辅助操控的最先进传感器。

据报道，今后自民党还有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实施方针的进一步计划，如废除当前将出口武器品类限定于救灾、排雷等5类的总原则，由于执政党内公明党态度谨慎，目前暂无具体协商日程。

背离和平主义政策

针对此次解禁出口战斗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允许向第三国出口战斗机对于维护日本作为未来国际防务项目合作伙伴的信誉是“必要的”。

日本内閣官房长官林芳正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有必要“开发一种满足日本安全环境性能要求且不会对日本防卫构成障碍的战斗机”。

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表示，他相信通过有关出口“严格决策过程”，将可以更明确地表明日本将继续坚持“作为和平国家的基本原则”。

但是，有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放松武器出口是背离和平

主义政策的迹象。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定下放弃战争权，执行专守防卫政策，《武器出口三原则》事实上完全禁止武器出口。但是，2014年安倍政府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代之以现在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首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此后，日本政府又多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一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去年12月对实施方针的修改，使日本可将其“许可证生产”的成品武器出口到授权国，并可将军机的发动机或机翼等重要零部件出口至与日本有安保合作关系的国家。根据这一修改，日本决定向美国出口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

3月26日当天，日本民众冒雨聚集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不少人高声呼喊“反对武器出口！”“坚决反对成为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说，日本“和平宪法”正在一点点崩塌，向海外出口战斗机这么重要的事完全没有经过国会审议，仅在执政党之间决定，即使现在声称不会出口到战争国家，但只要把战斗机卖给美国，结果还是一样的。

日本《西日本新闻》社论指出，切香肠式地分步解禁武器出口是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违背和平主义。武器出口问题事关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任由政府和执政党密室协商决定，应该在国会进行充分的讨论，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规定任何国会审议环节。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指出，虽然对战斗机出口规定了限制性条款，但仍不能消除对助长战争的担忧，同

时，涉及重大政策调整却没有国会的参与，政策决定过程受到质疑。

日本军事动向引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分步骤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是日本在防卫领域谋求突破的重要表现之一。不仅如此，近年来，日本政府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政策文件，发展进攻性武装力量，实质性突破了长期以来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并且，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未来5年防卫预算总额将达43万亿日元，日本防卫预算到2027年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同时，日本进口武器数量也在逐年攀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1日公布的2019年至2023年全球武器进出口调查结果，日本武器进口较2014年至2018年调查增长了55%，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东亚第一大武器进口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指出，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的军力发展，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政府监管不透明

除企业自身顽疾限制印度制药业健康发展外，频发的药品事故与印度缺乏透明的政府监管环境也有关联。

据《Scroll》杂志3月18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期有7家印度制药公司因药品生产不合格而接受调查，而上述公司在接受调查期间联合其他药企大量购买“选举债券”，变相向参加印度总统大选的政党提供竞选资金。35家药企共同向参选政党捐款100亿卢比，约合1.2亿美元。

“全印度药品行动网络成员”斯里尼瓦桑表示，制药公司大量提供政治献金，应当引起公众关注，这一点影响深远。“他们向政党投资了数亿卢比，没有人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民主、选举或慈善的热爱。”

“我们经常看到州和中央层面的药品监管机构采取过于宽松的做法。”《印度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阿马尔·杰萨尼说。他表示，“如果制药公司通过资助政党，进而让州一级政府在药品监管案件中采取针对性宽松做法，这并不奇怪”。

有专家指出，药品监管只是制药行业寻求政府让步的领域之一。企业还可能寻求廉价土地、免税、优惠政策或取消药品价格上限等其他方面的支持。

《Scroll》的调查结果还提到了印度洪流制药公司的案例。一方面该公司曾在2019年10月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屡次出现质量相关问题”而被警告，常理来看这样的警告会引起印度当局的重视和检查，甚至可能导致公司的制造许可证被吊销。但是古吉拉特邦政府对“质量问题”的通报置之罔闻，并未对这家制药公司采取任何检查行动。另一方面调查发现洪流制药公司在2019年5月就开始购买“选举债券”，截至2024年1月，已累计投入7.75亿卢比，约930万美元。上述案例很难不让人将“政治献金”与“政府放松监管”联系起来。

□ 本报记者 韩博

《印度商业在线》3月27日报道，2023年第一季度印度对美国的药品出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大幅上升趋势，引起业内关注。近年来印度制药行业快速发展，在全球制药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频频发生的质量安全事故，给印度制药行业带来严重冲击。

制药业快速发展

据印度医药联盟(IPA)数据显示，印度当前约有3000家本土制药企业以及约10500家制药工厂，能够生产几百种原料药和60000多种制剂。印度制药业在原料药生产、医药外包、制剂出口、仿制药等领域发展迅速。当前印度制药业总产值约为420亿美元，印度政府计划2024年将制药业总产值提高到650亿美元。2030年实现翻倍达到1200亿至1300亿美元，计划到2047年达到4500亿美元。

印度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之一。根据印度医药协会(PCI)数据，印度仿制药产业的年销售额已超过100亿美元，全世界25%的仿制药以及全美40%的仿制药均来源于印度。2023年全球仿制药前十企业中，印度药企占四席。

印度制药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屡次爆出药品安全事故。2022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服用两种印度止咳糖浆，因这两种药物在乌兹别克斯坦导致至少20名儿童死亡。

2022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发布警告称，由印度梅登制药公司生产的4种止咳糖浆与66名冈比亚儿童的死亡有关。世卫组织表示，实验室分析“证实这些止咳糖浆含有不可接受数量的二甘醇和乙二醇污染物”，导致儿童在服用后出现急性肾损伤。

2023年8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向印

数据造假、管理粗放、成本压缩

印度制药业产品质量问题堪忧

度“半人马制药公司”发出书面警告。警告称，经调查发现，该公司部分制药设备自安装至今，14年间都未曾进行清洁，调查人员在设备上发现了含有来自不同产品的多种活性药物成分残留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召回特定批次的阿普唑仑片剂和氯巴扎姆片剂。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2023年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下令在美国本土范围内将一家印度药厂生产的两款眼药水下架，称其与发生在美国12个州的55起细菌感染病例有关联。印度制药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

结构性问题难解

频繁发生的国际性药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世界卫生组织、英美等药品进口大国对“印度制药”的担忧。印度作为世界前三的制药大国，药品质量问题频发有其深层次原因。

曾经揭发印度药企“兰伯西实验室有限公司”违规行为的迪内什·塔库尔表示，大部分印度制药公司的高级领导人往往不愿推动实现制药行业的数字化，因为管理层不愿对数字化的生产流程进行干预，同时数字化的生产流程也使造假数据变得十分困难。如在2023年10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查出印度英塔斯制药公司在操纵实验数据，伪造实验结果的情况。迪内什·塔库尔提到：“大多数印度仿制药公司都是家族企业，缺乏数字化升级意愿，整个模式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因为美国是印度制药最大的出口对象国，所以美国市场机制对印度药企来说至关重要。早期的印度药企凭借低人力成本、低环保成本和产业链优势迅速



图为2020年4月13日，在印度孟买，行人佩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发

速占领美国市场，印度药企只需要尽量多地获得美国简化新药申请批文，尽量大地提高产能，即可获得高额利润。所以印度仿制药企业早期的发展模式、管理模式都比较粗放。

2015年之后，美国仿制药市场振荡，价格竞争加剧，印度仿制药企业的业务发展遇到瓶颈。以低成本著称的印度仿制药巨头也不得不不断压缩成本以应对激烈的价格战。

除此之外，有声音将频发事故归结于印度的企业文化：多数印度人无法认识到精确数据的价值所在，企业生产人员、高层管理者普遍接受的是较低标准。“作为一种文化，当产品只达到八成标准，我们也会接受。这不是制药科技的系统性问题，这是企业文化问题。”印度医药联盟秘书长沙阿表示。

数据造假、管理粗放、成本压缩，企业文化称为当前印度制药业的四大自身“顽疾”。

立法动态

约更新安全立法应对网络犯罪

据约旦通讯社近期报道，2019年至今，约旦司法理事会受理的网络犯罪案件达228万起。约旦公共安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全国网络犯罪数量从2015年到2022年增长了8倍。为更好应对网络犯罪问题，约旦加强网络安全立法，相继出台《2015年电子犯罪法》(2015年电子交易法)、《2019年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2023年9月，约旦国民议会通过了旨在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2023年电子犯罪法》。新法共有40个条款，内容更加全面，对犯罪行为进行更严厉的惩罚，涵盖网络勒索、电子欺诈、网络暴力、仇恨言论、金融信息安全等领域。约旦政府表示，《2023年电子犯罪法》是针对信息和数据被滥用的保护性和预防性措施，它同《阿拉伯打击信息技术犯罪公约》及相关国际标准接轨，将进一步规范网络空间。

法巴拟推动生物经济投资计划

据巴西网站“G1”报道，3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向巴西亚马孙地区和法属圭亚那投资10亿欧元，以发展生物经济项目。该项投资预计于未来四年内启动，土著生活区和当地社区的男女居民及儿童均可参与投资决策。两国总统称，将在巴西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这项全球性、政府和私人生物经济投资计划。所投资金主要用于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项目，基于生物资源、生态农业实践和传统知识进行的技术开发项目。发展可持续产业所需的培训课程，与林业相关的各类经济项目。卢拉和马克龙还表示，《巴黎协定》中关于“建立受联合国监管的有效碳市场”的承诺必须兑现。

意阿更新涉域外移民管理议定书

据外电报道，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和意大利对去年11月签订的《意大利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域外移民管理的议定书》进行了更新。根据新议定书内容，意大利将在阿尔巴尼亚莱扎建立两个拘留中心，这些中心将收容多达3600名被视为“非法”的男性移民。意大利当局将在内部管理这些中心，而阿尔巴尼亚警察将负责确保外国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官员将不受阿尔巴尼亚法律的约束，移民将被限制在中心内无权离开。所有包括与庇护申请相关的事务将由意大利当局提供。此外，还将建造一个可容纳20人的单独拘留设施，作为监狱。该协议或将引起一些法律和人权问题，如被关押的移民诉诸司法的机会有限、管辖权不明确等。去年，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访问意大利，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共同宣布了阿方替意大利收容移民的计划。

(本报记者 王卫整理)